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三回 礦師箭牆逃性命 舉人係獄議罪名

卻說儒學老師，因見考生聚眾，大開明倫堂議事，他便叫鬥門把此事根由探聽明白，急急從後門溜了出來，直奔府衙門，稟見柳知府。柳知府一聞此信，不禁心上嚇了一跳，立刻請他相見。老師便把他們滋鬧情形陳說一遍。柳知府聽了，默默無語。老師道：「他們既會聚眾鬧事，難保不與洋人為難。這事是因停考而起，停考是為了洋人，這個禍根都種在洋人身上。再開下去，怕事情越弄越大。所以，卑職急急來此稟知大人。」柳知府道：「據你說起來，難道他們敢打死外國人不成？他們有幾個腦袋，敢替朝廷開此外釁呢？」老師道：「這裡頭不但全是考童，很有些青皮、光棍附和在內。」柳知府詫異道：「與他們什麼相干？怎麼也和在這裡？」老師道：「起初不過幾個童生，為的沒得考，又不得回去，難保不生怨望。在安分守己的人，自然沒有話說。有些歡喜多事的，不免在茶坊酒店裡散佈謠言，說大人把永順一府的山，通統賣給了外國人，眾人聽見了，自然心上有點不願意。因此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人多口雜，愈聚愈眾，才會鬧出事來。」柳知府道：「真正冤枉！我雖為一府之尊，也是本朝的臣子，怎麼好拿朝廷的地方私自賣給外國人？這不成了賣國的奸臣嗎？他們這些人好不明白。你老哥既知道，就該替我分辯分辯，免得他們鬧出事來，大家不好看。」老師道：「大人明鑒！他們已動了眾，卑職一個人怎麼說得過他？況且卑職人微言輕，把嘴說乾了，他們也沒有聽見。」柳知府道：「我的告示上說的明明白白，說外國人今番來到此間，不過踏勘多處山上有無礦苗，將來果然有礦可採，亦無非為地方上興利。況且此時看過之後，並不立時動工，叫他們不必驚慌。這有什麼難明白的？」老師道：「識字人少，說空話的人多，卑職來到大人這裡，已經有半點多鐘，只怕人又聚的不少了。大人該早打主意：洋人那裡怎麼保護？學宮面前怎麼彈壓？免得弄到後來不好收拾。」柳知府道：「你話很是。」便叫人去通知營裡參府，請他派人到西門外高升店保護洋人，一面去傳首縣同來商量。正說著，首縣亦正為此事，拿著手本，上來稟見。柳知府立刻把他請進，如同商議軍國大事的一般，著實鎮密。首縣又問：「卑職來的時候，才出衙門，滿街的強盜，把卑職的紅傘、執事都搶了去，大街上兩邊鋪戶，一概關門罷市。卑職一看苗頭不對，就叫轎夫由小路上走，才能夠到大人這裡來的。」柳知府道：「很好。西門外頭，我已經招呼營裡派了人去保護，你就同著老師到學前去曉諭他們，說我本府並沒有把這永順一府的山賣給外國人，叫他們各保身家，不要鬧事。」首縣無奈，只好諾諾連聲，同了老師下來。這裡柳知府滿肚皮心事，自己又要做告示曉諭他們，因為他們都是來考的人，嫌自己筆墨荒疏，又特為為叫書啟老夫子做了一篇四六文的告示。正要叫書辦寫了發出去貼，偏偏被刑名師爺看見，說他們都是考武的，有限幾個懂得文墨，一句話把柳知府提醒，就請刑名師爺代擬一個六言告示，然後寫了，用過印、標過朱，派了人一處處去貼。柳知府又怕營裡保護不力，倘或洋人被他們殺害，朝廷辦起罪魁來，我就是頭一個，丟了前程事小，還怕腦袋保不住。思到此間。急得搔耳抓腮，走頭無路，如熱鍋上螞蟻一般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一班考童聽了那舉人的話，大家齊哄奔到學宮，開了明倫堂，擂鼓聚眾，霎時間就聚了四五百人。這舉人姓黃，名宗祥，天生就一肚皮的噁心思，壞主意，府城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怕他的。現在見他出頭，大眾無不聽命。當下到得明倫堂上，人頭擠擠，議論紛紛。他便分開眾人，在地當中擺一張桌子，自己站在桌子上，說與大眾聽道：「我想這永順一府地方，是皇上家的地方產業，是我們自己的產業。現在柳知府膽敢私自賣與外國人，絕滅我們的產業，便是盜賣皇上家的地方。我今與他一個不做、二不休。頭一件，城裡、城外大小店面，一律關門罷市。第二件，先到西門外找到外國人統通打死。給他一個斬草除根。第三件，齊集府衙門，捉住柳知府，不要傷他性命，只要叫他寫張伏辯與我們，打死洋人之事不准上詳，那時候萬事罷休。他要性命，自然依我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說有理。當下便有幾百人分頭四出，吩咐大小鋪戶關門。各鋪戶見他們來勢兇猛，誰敢不遵？黃宗祥自己帶著一幫人步出西門，找到高升店，其時已有上燈時分，且說是日午後，住在高升店裡的那個礦師，已經得了外面消息，怕有考童鬧事，所有他的伙伴與同來的翻譯、西崽人等，通統不敢出門。金委員為了此事，也著實擔憂。自己悄悄穿了便服，步行到府衙門，請柳知府設法保護。一路上看見人頭擁擠，心下甚是驚慌。到得府衙門，齊巧柳知府送過首縣老師出去，獨自一個在那裡愁眉不展。一聽他來，立刻請見。見面之後，金委員未曾開口，柳知府先問他外頭信息如何？金委員便將外頭聽來的話，與街上看見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

柳知府道：「兄弟已經照會營裡到店保護。頂好是早點搬到兄弟衙門裡來住，省得擔心。」金委員道：「地方上動了眾，無論那裡都靠不住。」金委員又要柳知府親自出城彈壓保護。柳知府正在為難的時候，只見門上幾個人慌慌張張的來報，說有好幾百個人都哄進府衙門來，現在已把二門關起，請金大老爺就在這裡避避風頭。金委員連連跺腳，也不顧柳知府在座，便說倘若他們殺死外國人，叫我回省怎麼交代？柳知府也是長吁短歎，一籌莫展。眾家丁更是面面相覷，默不作聲。裡面太太小姐，家人僕婦，更鬧得哭聲震地，沸反盈天。外頭一眾師爺們，有的想跳牆逃命，有的想從狗洞裡溜出去。柳知府勸又不好勸，攔又不好攔，只得由他們去。聽了聽二門外頭那人聲越發嘈雜，甚至拿磚頭撞的二門呼呼的響，其勢岌岌可危。暫且按下，再說高升店裡的洋人，看見金委員自己去找柳本府前來保護，以為就可無事的了。誰知金委員去不多時，那學裡的一幫人恰恰趕來。幸虧店裡一個掌櫃的人極機警，自從下午風聲不好，他便常在店前防備。還有那營裡預先派來的兵役，也叫他們格外當心，不可大意。當下約有上燈時分，遠遠的聽見人聲一片，蜂湧而來。掌櫃的便叫眾人進店，把大門關上，又從後園取過幾塊石頭頂住。又喜此店房屋極多，前面臨街，後面齊靠城腳，開開後門，適臨城河，無路可走，惟右邊牆外有個花園，是隔壁人家養馬的所在，有個小門可以出去。那洋人自從得了風聲，早已踏勘明白，預備逃生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聽得外面人聲愈加嘈雜，店門兩扇幾乎被他們撞了下來。掌櫃的從門縫裡張了一張，只見火把燈籠，照如白晝，知道此事不妙，連忙通知洋人，叫他逃走。洋人是已經預備好了的，便即擯去輜重，各人帶一個小小的包裹，爬上梯子，跳在空園。

四顧無人，便把這家的馬牽過幾匹，開開後門，跨上馬背，不顧東西，捨命如飛而去。這裡掌櫃的見洋人已走，仍舊趕到前面。心下思量，若不與他們說明，他們怎肯干休？將來我的屋還要被他們踏平。倘若說是我放走的，愈加不妙，不如說是還在城裡，把他們哄進了城，以為緩兵之計。主意打定，便隔著門，把洋人早到城裡的話，說給眾人。眾人不信，齊說要進來看過。掌櫃的便同他們好說歹說，說我們大家是鄉鄰，你們也犯不著害我。黃舉人隔著大門說：「有我在這裡，決不動你一草一木！」立逼著要開門進去。掌櫃的那裡敢開？後來始終被這些人撞破大門，一擁而進，搜了一回沒有，順手搶了多少東西。店裡的人，逃走不及，很有幾個受傷的。眾人見洋人果然不在店內，然後一齊蜂擁入城，直奔府衙門。剛剛走進城門，碰著營裡參府，帶領了標下弁兵，打著大旗，拿著號，呼么喝六而來。這綠營的兵固然沒用，然而出來彈壓這般童生，與一班烏合之眾，尚覺綽綽有餘。眾人見此情形，不免就有點七零八落，參差不齊。及至參府到了高升店，一問洋人說是在府裡，曉得這般人一定是要鬧到府裡去的，倘若鬧出殺官劫獄的事情，那時干係更重，立刻撥轉馬頭，打著旗，拿著號，亦往本府衙門而。到得府前，才過照牆，參府便命營兵站定。照裡一望，但見人頭十分擁擠，聽說知府大堂的暖閣已經拆掉，虧得二門堅牢，未曾撞破。一千人還在裡邊吵鬧。參府估量自己手下這幾個老弱殘兵，如何抵擋他們得過？心生一計，暫且擺齊隊伍，把守在外，只是嗚嗚的掌號，恐嚇他們。裡頭有人走了出來，也不去追趕，由他自去。等到這班人散走了些，再作道理。當下眾弁兵聽令，果然在照牆外面嗚嗚的掌號，掌個不住。且說裡頭這班人，一無紀律，二無軍器，趁得人多手眾，拆掉一個暖閣，無奈一個二門，敲死敲不開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大家肚裡有點餓了，有些溜了回去吃飯。等到回來，只見府門前鳴鑼掌號，站著無數營兵，便也不敢前進。裡頭的人，聽見外頭掌號，不知道發了多少兵前來捉拿他們，人人聽了心驚。不知不覺，便三五成群，四五作隊的走了出來。及至走出大門，見營兵並不上來捕拿，樂得安心回家。這時候只有去的，沒有來的，不到三更天裡頭，只剩得二三百人了。這二三百人因為一心只顧攻打二門，沒有曉得外面

的情形，所以還在那裡廝鬧。外面參府一見裡面人少，即忙傳令拔隊，進了府衙門，在大堂底下扎住。

此時首縣典史，打聽得府衙門人已散去，他們也就帶領著三班衙役，簇擁而來。裡頭這二三百人，才曉得不好，丟下二門也不打了，齊想一哄而散。恰好參府堵著大門，喊了一聲拿人，眾兵丁衙役一齊動手，立時就拿到二三十個，其餘的都逃走了。

然後首縣親自去敲二門，說明原故，裡頭還不相信，問了又問，外面參府典史一齊答話，裡面方才放心開了二門，讓眾官進去，才曉得柳知府已經嚇得死去活來。金委員見面，先問洋人的消息，參府說不在店裡，問過店裡的人，說是在府裡。金委員道：「他何曾回來？不好了！一定是被他們殺死了！」立刻要自己去尋。柳知府便叫首縣陪他一塊兒去。參府又派了二十名兵。

一個千總，一同前去。及至到了店裡，只見店門大開，人都跑散，東西亦被搶完，有幾個受傷的人在那裡哼哼。後來在茅廁裡找著掌櫃的兒子，才知道洋人是已逃走的。金委員的心才略略的放下，又盤問：「你可知道他們是往那裡去的？」掌櫃的兒子說：「我的爺！我又沒有跟他們去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金委員急的要自己去找。首縣說：「這半夜三更，你往那裡去找他們？既已逃出，諒無性命之憂。我這裡派人替你去找，少不得明天定有下落。」金委員無奈，只得又回到府衙門，見了柳知府，嚷著要拿滋事的人重辦，否則不能回省銷差。柳知府諾諾連聲，便留他先在府衙門裡安身。首縣立刻叫人從自己衙門裡取到一副被褥牀帳，如缺少什麼立刻開條子去要。柳知府又吩咐首縣，把捉住的人，就在花廳上連夜審問，務將為首的姓名查問明白，不要連累好人。金委員嫌柳知府忠厚，背後說這些亂民拿住了，就該一齊正法，還分什麼首從？柳知府曉得了也不計較。是日，自從下午起，鬧到三更，大家通通沒有吃飯。

柳知府便叫另外開了一桌飯，讓金委員首坐，參府二坐，首縣三坐，典史四坐，自己在下作陪。吃完了飯，參府帶著兵，親自去查點城門，怕有歹人混了進來。又留下十六名營兵，預備拿人。首縣會同金委員，就是審問拿住的一干人。當下開了點單，回到花廳，就在坑上，一邊一個坐下。外面八九十個兵壯，兩三個看牢一個，如審強盜的一般，一個個帶上去審問。也有問過口供不對，捱著幾下耳刮子的，也有問過幾句就吩咐帶下去的。總共拿住了三十四個人，內中有三個秀才，十八個武童，其餘十三個，有做生意的，也有來看熱鬧的。金委員吩咐一概都釘鐐收禁，首縣也不好違他。當時在堂上問出是黃舉人的首謀，問明住處，金委員便回柳知府，要連夜前去拿人，遲了怕他逃走。柳知府立時應允，又委首縣一同前去；帶了通班衙役，還有營兵十六名，又帶了一個拿住的人做眼線，燈籠火把，洶湧而去。且說黃舉人自從明倫堂出來，先到高升店，及至打開店門，不見洋人的面，趕忙奔到府衙門，正想率領眾人幫著打過二門，捉住柳知府，大鬧一頓，誰料正在高興頭上，忽聽大門外嗚嗚的掌號，心下驚慌，以為有兵前來捕拿，後來看見眾人漸漸散去，自己勢孤，也只好溜了出來。幸喜走出大門，沒人查問，一直轉回家中，心想此事沒有弄倒他們，將來訪問，是我主謀，一定要前來拿我。愈想此事，愈覺不妙，忙與家人計議，關了前門，取了些盤纏，自己想從後門逃走，往別處躲避一回。正在收拾行李的時候，忽聞牆外四面人聲，前後大門都有人把守。他的門既比不得高升店的門，又比不得本府的宅門，被差人三拳兩腳，便已打開。捉住一個小廝，問他黃舉人在那裡，小廝告訴了他，眾人便一直奔到他屋裡，從牀底下拖了出來。一根練子往脖子裡一套，牽了就走。回到衙門，已有五更時分了。金委員又逼著首縣，一同問他口供。提了上來，黃舉人先不肯認，金委員就要打他。首縣說：「他是有功名的人，革去功名，方好用刑。」金委員翻轉臉皮說道：「難道捉到了謀反叛逆的人，亦要等到革掉他的功名方好辦他嗎？」首縣無奈，只好先打他幾百嘴巴，又打了幾百板子。還是沒有口供，只好暫時釘鐐寄監，明日再問，問明白了，再定罪名。柳知府因為沒有革去黃舉人功名就打他的板子，心上老大不願意，說：「如果打死了外國人，我拚著腦袋去陪他，金委員不該拿讀書人如此糟蹋，到底不是斯文一脈！」第二天，便說要自己審問這樁案件。

有分教：太守愛民，郡縣漸知感化；礦師反省，閭閻重被株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